



蘇聯文藝選集

2

蘇聯名作家專集

蕭洛霍夫

大東書局印行



蘇聯文藝選叢

- | | | | | | | | | | |
|----|----|----|--------|---------|----|-------|-------|------|------|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 戲 | 美 | 音 | 作家創作經驗 | 傳統文學的研究 | 詩集 | 報告文學選 | 少年文藝選 | 名著概說 | 作家專集 |
| 劇 | 術 | 樂 | 一輯 | 一輯 | 一輯 | 三輯 | 三輯 | 二輯 | 六輯 |



版權
所有
印翻
不准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再版

蘇聯名家專集

第二輯 蕭洛霍夫

定價一・四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紫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前記

說到蕭洛霍夫，這位蘇聯現代最偉大的作家，自從十多年前，他的名著「靜靜的頓河」第一部譯成中文出版（神光版）以後，在中國大家就已對他非常熟悉，愛好他那部魅人的描寫頓河流域的小說。其後，「靜靜的頓河」全部由金人先生譯成刊行（光明版），蕭氏第二部名著「被開墾的處女地」的譯文又繼之先後出書（有生活版與中華版），他的聲名在中國便越發普遍。戰後，這位光芒萬丈的蘇聯作家又寫成了第三部力作，「他們為祖國而戰」的第一卷，中國人士雖至今祇能嘗鼎一臠地看到片斷，但他卻是格外喚起注意了。

這個真實的寫實主義者，在蘇聯所以被認為有獨到的藝術，在中國他的作品所以受到那麼廣大的閱讀，這些都不是沒有緣由的。

第一，他用小說的體裁來描寫頓河流域的人與事，並非僅僅是浮光掠影一般，使人單見蘇聯頓河的一片風光，哥薩克人的生活習慣而已，他隨着小說主題的發展，有着更深的發掘和暴露，更遠的展望和

憧憬。

第二，他來自民間，他與千萬勞苦大眾同心和同感，而且還加上敬愛。他小說中的人物，因此也就是他在實際上所親見所接觸的真正的人物，再運用技巧加以安排，於是他的小說讀來就格外令人親切。

第三，他爲要表現新的生活的特徵，激揚蘇聯人民內在的新感情，用的是一種新的文學手法，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方法，不局限於僅僅抄襲現實而是飛揚地跨越現實。

但最叫人肅然起敬的，還是他毫不放鬆一步的緊跟着時代走，一邊擴大視野，時時加深對於現實的認識。仗着他卓越的才能，他終於表現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同時就以他本人的作品來證明：運用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是可以展開多麼廣闊的「創作可能性」。

所以，「他的天才徹頭徹尾是在蘇維埃時代形成的」，謝爾賓娜這句話是說得不錯的。A，卡里寧說他是「一個把自己創作的活動和活的生活運動聯繫起來的作家」，那更說得透澈。

事實上，一個作家是應該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時時改進自己的，蕭洛霍夫是個進步的作家，因此，「他不僅僅會看到過去和現在，而且也看到「第三種現實」（高爾基語）——將來」。因爲能够看到將來才能够看清楚現實本身的發展。

蕭洛霍夫第一部作品是「頓河的故事」，一本短篇集，其後更名「青色的草原」。頓河是作者創作的源泉，因為他生於頓河，十八歲以前，他流浪的足跡又踏遍這個肥沃美麗的流域。那裏的哥薩克漁夫，他熟識！那裏的集體農場的農人，他交結親近。他習染到頓河一帶古老相傳的民間傳說，聽到那裏的人民親口對他說的許多關於戰爭、革命、建設的故事。他寫作的基礎可說就是築在「頓河給了他無數的印象與典型」這一沃土上面。

一九二七年，他着手寫「靜靜的頓河」（全部四卷，第四卷於一九四〇年完成）。這是一部描寫蘇聯內戰的美麗的史詩，關於蘇聯初期革命時期人民生活激變意識改造的種種複雜情形，囊括無遺。作者借着主人公葛利高利。麥列托夫這個浮動搖曳走向悲劇的人物和盤托出了當時黑暗的可怕，社會的腐爛，和人民終於伸直了手臂的勝利。

「在殘酷的鬥爭中，老的死去了，新的生活和新的世界觀給自己開拓了道路。」

蕭洛霍夫其次的作品「被開墾的處女地」則不僅是部藝術品，而且更是「一部蘇聯農民革命變革的歷史文獻」。寫的是一個哥薩克農村的集體化的情景。故事裏有的是鬥爭，有的是危機，但由於兩個領導者的堅強也有的是克服，革命的人民經過轉換的過程終至獲得了新的氣質，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不過，這部小說裏可「並無婦女」（除開不重要的人物）也沒有「靜靜的頓河」中那種高度戲劇性的「歷史觀察」，作者所表現的僅僅祇是一九三零年的幾個月。但在那小小的格倫耶欽的莊子上，因為

改變勞動態度這一問題，又激起了多少行動和事件。

「犁頭插進豐饒的黑色的「處女地」，並且翻動它，這圖畫一方面是具體而物質的境界，同時又是一個象徵的思想——新生的氣息。

德軍侵蘇，戰爭來了，於是這位忠於人民的作家又以強毅的姿態站在衛國戰爭中間，寫下了「他們爲祖國而戰」的鉅篇。

正因為蕭洛霍夫緊緊追隨社會發展的每一新階段的緣故，所以他選取題材總着眼於「當代最主要的、根本的和決定性的」；換一個方式來說，也就是蕭洛霍夫創作的領導的主題是由社會主義的現實所決定的（舊的問題過去了，在舊的地位上又來了些新的）。因此，蕭氏的三部大作如果連續來看，正可以把它們看做是一部蘇聯從內戰經農業變革到衛國戰爭的藝術編年史。

三

蕭洛霍夫作品裏的人物並非祇是紙上的人物，也總是有血有肉的，借用「鐵流」的作者A，綏拉菲摩維支蕭氏的話，這些人物「不是刻劃出來，描寫出來的，而是活生生的燦然的人羣在往來轉動着。每個人有他自己的鼻子，自己的皺紋，自己的額上帶着皺襞的眼睛，自己的談話；每個人有他自己走路的方式，轉動腦袋的方式；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笑；每個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憎恨；愛情閃着光，輝煌

着；每個人的不幸也是各有不同的」。這固然是因爲蕭氏有着給每一個人物賦予特性的才能，但這些人物之所以真實可信，其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他們是「從大眾生活的內層提鍊出來的」緣故。他們都是些勞苦的男女，努力於嚴酷鬥爭的人民。

盧金在「論蕭洛霍夫創作的道路」一文中有云：

「他的主人公們總是人民隊伍裏的人物。正確地反映真實的過程時，他在自己的創作裏把普通平凡的勤勞大眾的形象擡到了第一位，以卓越的豐富和藝術的確信顯示出正是這些人蘊蓄着真正人性的最崇高的現象。他的獨創性的力量便在於此」。

又謂：

「他的主人公們的個人的命運是跟作家在國民生活的廣大的畫面中所顯示出的那些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緊緊地交織在一起的。這使最深入地發掘書中人物的個人的本體和他們參加其中的社會過程的內容有了可能。這樣，在深刻地寫實主義的基礎上產生了蕭洛霍夫創作中的敘事詩的主題」。

並謂「蕭洛霍夫的創作的人道主義的本性自然地顯現於孩子的描寫裏，顯現於母親的形象裏，這萌芽我們在作家早期的短篇小說裏就已經看得出了」。

盧金更進而論蕭洛霍夫的文體，認爲明淨簡鍊，幾已達於一種古典的境界。說蕭氏的「……藝術的方法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向單一的，特別緊張的，要求着那在古代美學上名爲「精簡」的描寫上

去。這是蕭洛霍夫創作的特徵之點」

四

蕭洛霍夫原是農民出身，所以他運用強勁樸茂的文筆來描寫農民，更加出色當行，能够透澈地把「他們內部世界的美質和詩境」一齊表現了出來。

「在蕭洛霍夫以前，俄羅斯文學中也曾有過關於農民的描寫。但是誰也沒有表現農民心理底奧這樣豐富的知識；誰也沒有找到這樣正確的語言和色彩來描寫十月革命以後內地鄉村所發生的敵對階級壁壘分明的情形；誰也不會塑出這樣富有表現力的勞苦農民逼真的形象」。（A·卡里寧：蘇聯文壇的「天之驕子」）

因此，我們在這裏選集了蕭氏四篇早期的作品——反映頓河流域內戰時期的生活狀況的作品——其中三篇：「死敵」、「牧童」、「小無賴漢」都是描寫蘇聯革命期內貧農和富農慘酷鬥爭的故事。在這三篇故事中，貧困的勞苦的一方總是遭受富農及其勾結者的卑劣的暗算，另外一篇「果樹的蟲眼」，則是描繪一個哥薩克的青年如何由於擁護新的信仰跟舊的階層絕緣，陷於孤主，卒至爲了兩條「失去」的牛，被他的父兄在草原上活活拷開而死的慘劇。這四個短篇，內容都好似非常簡單，可又寫得那麼嚴峻和有力，使得「我們看見，在哥薩克的頓河革命如何折斷了生活的舊的習慣，力量的劃分是如何的進

行，不願讓步的又如何死嚙住「過去」的生活，在人的意識中新的和舊的之鬥爭有時更是如何複雜地被表現了出來」。尤以表現階級鬥爭較晚階段的「牧童」那篇，值得我們深深注意：

「蕭洛霍夫所特有的，在鬥爭的描寫中的嚴肅的、無情而又剛毅的寫實作風，和啓示了這個鬥爭的內容，靈化了作家創造人物形象的那種浪漫主義的崇高的人道主義相結合，在這裏是已經覺察到了。對未來的永遠的憧憬，對爲此而進行鬥爭的將來的凝望，在這裏也可以看得到。這青年作家深刻地，但又人性地描寫了失掉了所愛的哥哥的妹妹底悲哀，不過他把她，也把讀者，昇到了此種悲哀之上，引到了爲革命而犧牲的人他們的鮮血不是白流的——這一種高遠的思想上面。背上背了革囊，裏面放着麵包，哥哥的粗布襯衣和列寧的小冊子，這女郎從貧農的家庭走上城裏去，走向那「無產階級爲了在將來會管理共和國而在那裏學習的城裏去」。（Y·盧金：論蕭洛霍夫創作的道路）

在這幾篇小說裏，作者用的是一種誠摯的敬佩與和煦的溫暖來描寫那些年輕的革命的哥薩克人，他把他們寫成具有偉大正直的人格的人物和真實的革命英雄。同時，從這幾篇短篇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廣泛的敘事才能已漸趨成熟，往後偉大的藝術寫實畫卷業經在此形成了一個草圖。

戰爭期間，蕭洛霍夫的故鄉魏辛斯卡亞村陷落，他的母親是被德國炸彈炸死，作者激於滿腔義憤，不時赴前線旅行，親身訪問軍隊，並作實地觀察，他的有力的短篇：「學恨」便是寫於這一個時期（一九四二）他藉這個故事，寫出了蘇軍的英勇鬥狠和德兵的橫暴兇戾，懇切地向某國人指示這是一場生死

攸關國家存亡的戰爭，祇有憑賴「與敵周旋」這個堅強的意志與決心，纔能敗中取勝，驅逐強徒。我們現在把這一個短篇，連同同是描寫戰時情形的「南下」和「在頓河流域」兩篇一起選刊在這裏。

作者以雄厚的魄力，更大的篇幅，寫述那「愛與恨」的故事的「他們爲祖國而戰」，我們也在此選取了一章。在這一章裏，讀者於未窺全豹之前，當多少可以看到一點作者這部新作的思想的深刻性，藝術的渾雄力以及描寫之樸實剛毅（有時帶些出點）的真實味。

當然，蕭氏作品，質量俱多，這一本選集搜羅不廣，無非祇是作爲讀者閱讀蕭氏長篇鉅作的一個引子罷了。

石耶 一九四九、三月。

死敵

M. 齋洛霍夫著

橙色的不暖的太陽，還沒有沈沒到那分明由地平線插縮出來的線條下邊的時候，可是往那碧藍的西天上傾瀉着金色的月亮，卻已經斷然的從東方爬上來，把鮮雪塗上了一層黃昏的淡青色。

烟好像旋捲的會溶解的柱子似的，從烟筒裏升起來，在屯子裏發着燃燒的雜草氣，灰燼氣。烏鴉的叫聲乾燥而且嘹亮。夜從曠野裏走着，塗濃着色彩，當太陽剛剛下去的時候，——嬌羞的侷促的小星，好像未婚妻初會似的，在井臺轆轤的高空上眨着眼。

葉非慕吃過晚飯，出去到院子裏，把破軍用大衣緊緊的曳了曳，將領子提起來，冷得縮着身子，很快的走向街上去了。沒有走到舊小學校跟前，就轉進一條胡同，趕到邊頭一所院子裏。推開門，走到門洞裏一聽——屋內正喧噪和嬉笑着。他剛剛把裏門一開——談笑就靜止了。爐子跟前抽烟的烟在線繞着，牛犢在屋中間往土地上扯着細細的尿流，大耳朵的頭，應着門響聲轉過來，他斷斷續續的說：

「好吧！」

「託福，」兩種聲音不睦的答着。

葉非慕謹慎小心的跨過了由牛犢身下流動着的尿潭，坐到長椅上。轉身向蹲在爐子旁邊抽烟的人問道：

「會還不快開嗎？」

「到齊就開——到的人不多，」屋主回答着，照彎着腿的牛犢身上拍了一下，用沙把濕地撒了撒。

包舍夫在爐子跟前息滅了捲烟，從牙縫裏擠出微綠的唾沫，走到葉非慕跟前，同他並排坐下。

「呵，葉非慕，你做主席了！我們在這裏對這已經談過了，」他嘲弄的微笑着，撚着鬍鬚。

「少等一下。」

「怎麼回事？」

「怕沒弄好。」

「對付着弄吧……你是適當的人，當過紅軍，而且又是由貧農階級出身的。」

「你需要自己人……」

「什麼叫自己人？」

「可以擁護你的人。可以監視有錢的，而且聽你調動的人。」

包舍夫咳嗽了一聲，毛皮帽下子的眼睛閃了一閃，對坐在爐子跟前的人瞟了一眼。

「差不多是這樣的……像你這樣的人，我們不白要你的！……誰同大家作對呢？葉非慕！對於人民，誰好像一塊骨頭橫梗在喉嚨裏似的呢？葉非慕！誰巴結貧農呢？又是葉非慕！……」

「不巴結富農！」

「不請你巴結！」

吳拉史在爐子跟前噴了一口烟雲，持重的說：

「富農在我們屯子裏沒有，有的是貧農……葉非慕，我們把你推上臺。從春天起你就放牲口或看瓜吧。」

包舍夫笑得噎氣，揮動不分手指的手套，爐子跟前大家都親睦的好久的哈哈大笑著。當笑聲靜止的時候，包舍夫把濺了唾沫的鬚鬚一擦，拍着面色蒼白的葉非慕的肩頭說：

「這麼着，葉非慕，我們是不三不四的富農，可是一到春天，你們一切光蛋，一切無產階級都把帽子一脫，走到我跟前行着禮說：「包掌櫃，請犂一頃地吧！包掌櫃，行行好，借一升黍子到新收時候再還吧……」你們幹嗎呢？原來是這麼回事呵！那狗仔子，你擡舉他，他爲着感謝你，反倒冷不防就告你一狀：說你瞞糧隱稅。可是我爲着什麼應該給你的國家出錢呢？如果腰裏沒有錢，那就請他去討飯好了，或者有人會得給他呢？……」

「你去年春天給了東迦一升黍子嗎？」葉非慕癱攣的歪着嘴問着。

「給了。」

「可是她爲那一升黍子又給你作了多少活呢？」

「這不關你的事！」包舍夫嚴厲的打斷了他的話。

「她在你的草地上整整的給你幹了一夏天。她的姑娘給你澆菜園……」葉非慕嚷着。

「瞞糧隱稅是誰告的呢？」吳拉史在爐子跟前叫着。

「你再隱瞞還告呢！」

「我們塞住你這張嘴！別太亂吠吧！」

「你想一想吧，葉非慕：誰不聽從大家，誰就是上帝的敵人！」

「對你們窮人和對我們太不公平了！」

葉非慕用抖顫的手，捲着捲烟，翻着眼，微笑了一聲。

「不，諸位老先生們，你們的時候過去了。紅運走完了……我們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我們不允許別人來收拾窮人的！將來不能好像去年一樣的；你們把黑土壤地拿去，卻把荒沙地塞給我們，可是現在不是你們要世事的時候了！你們不是蘇維埃政權的繼子！……」

赤紫的可怕的包舍夫，帶着猙獰的面孔，舉起手。

「瞧着吧，葉非慕，你別失腳了！……別岔到我們的當路上來吧！……我們過去怎樣過，將來還怎

樣過，你滾到一邊去吧！……」

『不去！』

『不去——我們把你捧過去是死敵，你是瘋狗！』

門開了，有十二個人，隨

哥薩克們脫了毛皮帽子，喘息着的時候，選舉委員會的主席，在

『波得戈爾屯子的公民大會

午夜的時候，當抽烟的烟氣

氣，大會書記用那半朦朧的醉眼

『把被選爲蘇維埃委員的名

幕。』

葉非慕進到馬圈裏，給馬添

閃灼着金黃的繁星，七星杓在頭頂上放着光芒，「半夜了」，葉非慕想着，摸着插門。毯靴在門洞裏沙沙的響着。有人走到門跟前。

「誰？」

「我，瑪霞。快開開！」

葉非慕緊緊的把門隨身關上，擦着洋火。浮在盛着羊脂的小碟裏的燈芯，在發臭的噹噹的燃着。葉非慕把軍用大衣從肩上脫下來，在床跟前吊着的搖籃上彎着腰，他的眉毛展開了，嘴邊堆着溫柔的笑紋，凍得發青的嘴唇，發着慣了的溫存的低語。在破布片裏，在襪襖裏，伸着肥嫩的小手，裸到腰部，躺着一個睡得玫瑰紅的六個月的頭胎孩子。在枕頭上，在他旁邊，放着一個滿裝着麵包末的角器。

葉非慕謹慎小心的把手伸到熱騰騰的小脊背下邊，低聲的叫着妻子說：

「把墊的東西換一換，尿濕了，骯髒蟲！……」

當她從爐子上把乾了的尿布取下來的時候，葉非慕低聲說：

「瑪霞，把我舉作書記了。」

「唔，包舍夫同別人怎樣呢？」

「氣瘋了！貧農都一致擁護我。」

「瞧着吧，葉非慕，別招禍。」

「禍不會來到我身上，卻會來到他們身上的。現在開始要打倒我的包舍夫的女婿做了主席了。」

自從改選那天以後，好像有人在屯子裏犁了一道鴻溝似的，把人們分爲敵對的兩面了。一面是葉非慕同屯子的貧農；另一面是包舍夫同他的女婿——主席，水磨坊主，吳拉史，五個富農和一部分中農。

「他們把我們往泥坑裏坑呢！」包舍夫在胡同裏狂暴的亂嚷着。「我知道葉非慕往那兒扯。他想把大家來平均。你們聽見他在鞋匠傳季克家裏唱些什麼高調嗎？他說，我們將有公共耕地，將來我們要共同耕種，或者我們還要買拖拉機……不，你先賺四對公牛，然後再來同我平均，不然的話，除了洋子裏的虱子以外，怕連一根瘦乾棒也沒有！我唾棄他們的拖拉機。我們的先人沒有牠也過了的！」

有一次在禮拜日，在晚上以前，都集會到包舍夫院落的旁邊。談着春天的土地的分配。包舍夫因爲假日喝得醉熏熏的搖着頭，噴着酒氣，在伊凡跟前來回轉着。

「不，伊凡，你以鄰居的資格來判斷判斷吧。唔，比方，你要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幹嗎呢？說實在話！那裏的地很肥，得要好好的犁，好好的耕種！可是你拿一對牛用什麼釘子去犁牠呢？照蘇維埃說起來，你是中農，就是站在葉非慕和我中間的，你想想吧，你同誰來往比較有益呢？你是好鄰居，那麼……你要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幹嗎呢？」